

◇闲话文人

王 凯

老舍入川



抗战时期茅盾(左)与老舍(中)、于立群在重庆。

“卢沟桥事变”后，老舍从济南只身到武汉奔赴国难，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老舍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1938年夏，日机频频轰炸武汉三镇，武汉弃守已成定局。7月30日，老舍等人带着“文协”印鉴及零碎东西，乘船西行入川。

这是一家打着意大利旗号的中国船只，只开到宜昌，后来老舍一行又四处托人，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趟去重庆的船。船上人山人海，船舱里、甲板上，甚至连烟囱下面都挤满了难民。8月14日抵重庆后，老舍等人暂借青年会宿舍落脚。青年会地方清静，房子干净价格便宜，并且还有地下防空洞，所以永远客满。老舍他们先是住在机器房里，后来移到楼下一间光线不很好的屋里去，过些日子又转移到光线较好的一间屋中，最后升到楼上去，屋子宽光线好，开窗便可看见大江与南山。

入川之初，老舍最受不了的是重庆的热。重庆是全国有名的火炉之一，热的令人惊讶。后来老舍在自传中这样写道：“重庆的热是出名的。我永远没睡过凉席，现在我没法不去买一张了。睡在凉席上，照旧汗出如雨。墙，桌椅，到处都是烫的；人仿佛是在炉里。只有在一早四五点钟的时候，稍微凉下，其余的时间全是在热气团里。城中树少而坡多，顶着毒花花的太阳，一会儿一爬坡，实在不是好玩的。”好在重庆的东西还算便宜，一角钱能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在青年会的小食堂里，老舍他们花一二十个铜板就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这倒给了身在异乡的老舍不少慰藉。这时，“文协”其他成员也都陆续赶到，他们便在临江门租了会所开始办公，老舍也重新拿起了笔，开始在大后方的创作。

1939年初夏，“文协”派出以王礼锡先生为团长、宋之的先生为副团长的战地访问团，到华北前线慰问抗战将士。与此同时，慰劳总会组织的南北两慰劳团也函请“文协”派员参加，“文协”理事会决定推举姚蓬子、陆晶清二人参加南团，老舍参加北团。老舍将手头工作简单交代后，便带着两身灰布中山装和一个小铺盖卷，北去远征劳军慰民，察访战时国情。老舍参加的北路慰劳团于1939年7月28日从重庆出发，一共走了五个多月，行程两万多里，12月8日返渝，后来老舍将这次远征的所见所闻都记在长诗《剑北篇》里。

在大后方的日子里，老舍还热心参加其他抗日劳军活动，有一次国立编译馆发起组织募款劳军晚会，他自告奋勇登台表演相声。老舍自幼在北平长大，对相声特别有研究，他嘱咐搭档梁实秋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截铁一般进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彩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随后，老舍凭记忆记下了《新洪羊洞》和《六口之家》两段老相声，然后便与梁实秋认真地排练了多次。他们的那次演出相当成功，引起了轰动，据梁实秋先生回忆：“到了上演的那一天，我们走到台的前边，泥雕木塑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不可仰，以后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

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的向我打来，我看来势不善，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我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我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后来许多团体邀请他们去演出，但老舍和梁实秋约定不再登台，除非是抗战胜利再度劳军的时候。 固

◇世说新语

王 国华

钱都去哪儿了？

金朝大定十年（1170年），金世宗完颜雍给户部发了一个指令，说现在官府的钱只攒不花，民间钱少，贸易艰难。赶紧从民间买些金银布帛，使货币流通起来。到了十月，世宗再次发指令说，我上次让你们花钱，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却有人反映百姓反受其害。你们到底怎么操作的？举个例子，你们经常赈灾，遭灾之处粮食紧张，从远处运来耗时费力，为什么不就近多建一些粮仓，年景好的时候多买一些粮食，以备急用。钱也花去出了，好事儿也做了。这不容易办到吗？干嘛非要把钱币积压在府库中？这样的户部官员谁不能干，还要你们干什么？

金世宗的狠话，反应了他在这件事上的急迫。其要害是民间货币不足，交易不足，经济下行，负面影响随时形成连锁效应。作为一国之君，必须想办法让货币流通起来。除了官府花钱，也鼓励民间花钱。早在五年前就有大臣奏议：“民间之所以钱币难得，皆因土豪喜欢攒钱。唐朝曾限定，富豪家中存钱超过五千贯者就是死刑，王公贵族家中超过此数则一律没收，贬掉官职。揭发者可获得其财产五分之一的奖励。”金世宗命令手下以此为参照，制定相关政策，即：无论官民家庭，藏钱均不可超过二万贯。告发主人者，奴婢可以免除家奴身份，佣人可以带着主人财产的十分之一辞工回家过好日子。

此外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最重要的办法是禁铜，铜乃铸钱原料，禁止铜器在民间流通，有利于保存原料。其实在世宗之前的海陵王年代，金朝就已经禁铜。大定八年（1168年），百姓中有人犯禁铜令，皇帝批示，“销钱作铜，旧有禁令。但民间还有以铜铸镜的，这些铜是哪来的？肯定是销毁铜钱得到的。”于是禁止铸造镜子。古代没有玻璃，磨铜为镜是比较普遍的做法。皇帝猜得也许没错，铜都被禁止交易了，百姓只好毁钱做镜。到了大定十一年二月，政府再次禁私铸铜镜。并规定把家中铜器送到官府的，可以按其价值给以一半的奖励。但佛像、钟、磬、钹、钹、腰带、鱼袋之类可以继续保留在家中。禁铜过程中，也像鼓励民间消费一样制定奖励措施，举报者可以从每斤铜中获得一百文钱的奖金。

大定二十六年十一月，皇帝再次晓諭大臣，“国家禁铜时间已经很久了，听说民间依然私造腰带及铜镜，诡称是家中旧物，公然出售，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继续执行禁令啊。”屡次三番强调同一个问题，说明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金国的禁铜基本没什么效果。

在禁铜的同时，政府还大力发展铸钱业。有大臣说：“人称有矿的地方都可以采来铸钱，我认为不可行，因为采矿、铸造成本太高，铸一个大钱，成本是好几个大钱。”皇帝回复说：“铸钱本来就是国家的责任，再说现在国家财物丰盈，通过铸钱花出去也是好事，总比留在府库里强。别等啦，赶紧派能干的人去造钱！”大定十六年三月，派人分路访察各地铜矿，找寻适合铸钱的地方。十八年，在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督办，因为所铸铜钱斑驳黑涩不能用，下诏削掉两人爵位，解除职务，并责打

高季孙八十大板。重新派人督办。第二年上报称铸钱一万六千余贯。第三年，皇帝命令先呈送五千贯来看看，检视后认为质量过得去，遂命与旧钱并用。

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金世宗已经死了，章宗即位。雁门、五台居民刘完等人投诉，自立监铸钱以来，百姓屡被盘剥。朝廷派员调查后报告称，探矿的工匠常常故意到百姓的房屋处，指认此地可以开采，强拆民屋。百姓无奈，只好掏钱行贿免灾。铸钱处要求工匠每人每日交净铜四两，多数人无法完成任务，便销毁铜器及旧钱，送到官府补足。阜通、利通两个造钱处，每年铸钱十四万余贯，花费达到八十余万贯。这就是不掺假的劳民伤财啊！遂罢代州、曲阳两个造钱处。

禁铜不行，铸钱不行，花钱又花不出去，大金国的金融政策应该说是彻底失败了。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钱花不出去？按常理官僚应该愿意花钱才对。只有钱财从他们手上过，他们才能沾一手油，但皇帝三令五申让他们花钱，他们拖着不干，甚至阳奉阴违，所为何来？原因很多，但最可能的理由是：其实国库里并没那么多现钱，尽管账面丰盈，但那只是一个数字，国库的钱基本都被贪官污吏掏空。他们把钱藏起来，不消费，社会上的现金就流动不起来，百姓手里就现金紧张。

大定二十六年，世宗下诏：朝廷上下都说得钱太难，京师积钱五百万贯，实不为多，而各地政府积钱甚多，干脆都运到京师来吧。皇帝发话，不能不听，但太尉丞相克宁说，民间得钱本已艰难，若都运到京师，老百姓得钱就更难了，不如只运一半来，其他的让各路府库自行购买丝帛等物，“中外皆便”。也许他知道各地方并无这么多现金，特意打个折扣。这样大家脸上都好看。 固

◇如歌行板

邱 向峰

念念萤火虫



萤火虫

晚霞褪尽，暮霭溶溶，远山悄然隐退，只剩模糊的轮廓。淡月从东山升起，静悬树梢，幽幽地披覆静下来的村庄，无声地打量着劳作了一天的乡民。乡村夜生活拉开序幕，宁谧悠远。

吃过晚饭，一切收拾停当。大伙先后抬出凉床，搬出桌椅，拿出芭蕉扇。大人们在稻床上开始聊天，谈论今年水稻的虫子特别多，雨水太少等农事，担心今年的庄稼、收成是否受到影响。风调，雨顺，是他们一辈子的祈祷。

童心清如水，我们年纪小，不知稼穡艰辛，不知人生况味。我们的开心事在平和的夏夜无顾忌地上演……

捉萤火虫的时候，月亮已大起来，亮起来。天幕变得深蓝，对面的山谷蒙上一层薄薄的光晕，有如披上了一层牛乳般的轻纱。

飞动的流萤流泻得到处都是，草棵中，墙壁上，矮竹旁。“飞光千点去还来”，时上时下，时左时右。萤火虫尤其偏爱茂密的草丛，最爱在那里盘桓起舞，“无风无月长门夜，偏到牖前照绿苔”。聚集最多的地方就是牛屋那个窗户下的灌木丛里，浑黄而不停闪烁的点点碎光惹得我们手心痒痒。

姐姐动作灵活，只见她凝神屏气，把手蜷成拳头状，轻轻一舞，用劲往下一握，便罩住了小小的萤火虫，然后轻捷而又快速地放到我准备好的那个深褐色的废弃透明小药瓶里，迅即旋紧盖子，盖上。盖子提前扎好小气孔，以免萤火虫闷坏了。

古诗说“轻罗小扇扑流萤”，没有官女的

轻罗小扇，我用一把沿了两道边的芭蕉扇轻轻一扑，也能扑住萤火虫。“屏疑神火照，帘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不吝此生轻。”小精灵的神火不仅照亮了那些单调贫瘠的乡村夏夜，给乏味的童年生活涂抹了些许色彩，它还真诚地感慨：只要遇到知音，不惜奉献出微薄的力量。愿意给人捕捉呢！

小时感觉萤火虫东撞西撞，有些“任性”。等到年岁渐长，看《昆虫记》，才明白其中真谛。萤火虫是食肉类昆虫。别看萤火虫个很小，可胆量大，敢与蜗牛较量，直至把蜗牛吃掉。

瓶里的萤火虫多起来，我们就拿着瓶子舞来晃去，仿佛拎着根魔杖或神灯，跑着，跳着，追着，闹着……整个稻床上空，响彻的都是我们肆无忌惮的笑声。第二天早晨看到瓶子，想起萤火虫的后半夜是在瓶子里度过，又童心大发，把萤火虫放了。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我们纯粹是瞎玩，捉了又放，放了又捉，真是自愧不如。

我们一边疯跑，一边唱起奶奶教的儿歌：“萤火虫，夜夜飞。爷爷叫我捉乌龟，乌龟没长毛；爷爷叫我摘毛桃，毛桃没开花；爷爷让我摘黄瓜，黄瓜没带刺；爷爷让我去看戏，看戏没搭台；爷爷叫我去砍柴，砍柴没带刀，爷爷叩我一头的包……”这儿歌顺口好记，都是身边常见物，常做事，奶奶说了几遍，我们就烂熟于心了。

把萤火虫装在药瓶子里没有多少创意，倒是汪曾祺用鸭蛋壳装萤火虫有些特别。他忆及年幼在家乡高邮，常常用清水把空的鸭蛋壳洗净，捉了萤火虫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薄的罗纱。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既好看独特，又仿若是件小艺术品。艺术的慧心常缘于能在庸常的生活里，细腻敏感地捕捉别样的一面。

“萤火虫，夜夜飞”，萤火起舞的景况，如今就是在乡下，也渐渐难以寻觅了。“母亲的身影投射在昏黄的窗户外/那炊烟袅袅/呼唤孩子的回来/闪闪的萤火虫是一盏盏的小灯/照亮了回家的路”。这样和谐美好的诗句，怕也只是梦里的一份遥想和牵念了吧。 固

◇心窗小语

汪 秀经

活出独立的审美坐标

经典美剧《女子监狱》里有个变性的女子，大抵是为了弥补前半生没能做成女人的遗憾，她总是妖娆地出现，一头长卷发，画着仔细的妆容，一举一动比监狱里其他的女同志更具女性魅力。我喜欢她的原因无非是即便已经落魄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她仍昂首挺胸活出一幅独立的审美坐标体系，把自己收拾得体面精致。

时常在睡前翻阅《枕草子》，日本著名才女清少纳言的作品，她年少入宫，是皇后定子的贴身女官，目睹了宫廷里风雅极致的生活景象，用极其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人生的种种时刻，涉及地理风貌、草木花鸟、生活情趣等等，她以一个女人丰富的审美情趣构建了整个平安时代的“审美坐标”，纵然隔着一千年的岁月观望，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她身为一个女性的美好。在她的时代，女人鲜少有姓名流传下来，“清”取自她的家族姓氏，“少纳言”则是她在宫廷里的官职，并非她的真实姓名。倘若不是她的才华强大到书写出一部代表日本审美的作品，她也将毫无意外地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上周出席一场活动，主办方要求着装小礼服，于是我认真出席，当场许多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女性问我，你为什么穿得那么正式？这让我不由深想，如果外在不足以代表你的内在，那么内在的意义又在何处？相信在东西方的世界里，不同的文化中有着同样追求美的女子，清少纳言是雅致到连睡醒的模样不好看都不愿让人见的女子，而我们又何以认为自己的内在足以充沛到可以不重视外在。所以，身处监狱却能追求女性美，身处宫廷却能眼观世间美，活出独立审美坐标的女人们是在以尊重自己的方式，尊重她们所在的任何一个场合，所见的任何一个人物。 固